

长篇历史小说

四十岁以前无所作为，晚年却功勋彪炳，
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颇具争议的名臣之一。

李全安 著

左宗棠

已拍四十集大型电视连续剧

上部



长篇历史小说

四十岁以前无所作为，晚年却功勋彪炳，
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颇具争议的名臣之一。

李全安 著

王宗荣

已拍四十集大型电视连续剧

下部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

左宗棠

上部

李 全 安 著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

左宗棠

下部

李全安 著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叶建华
装帧设计：罗道松
封面题字：颜家龙

书 名：左宗棠

作 者：李全安
出 版：西藏人民出版社
(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)
经 销：西藏人民出版社
印 刷：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：36.5 印张
字 数：1000 千字
版 次：2001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7-223-01381-8/I·329
定 价：50 元（上、下册）

光绪帝钦撰悼左宗棠祭文

大学士左宗棠由举人入部，迭著战功，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，穆宗毅皇帝深资倚任，授钦差大臣，运筹陕甘，屡建功业。朕特命挂帅出关，底定边境，由一等伯晋为二等侯，入值军机。旋任两江总督，尽心民事，裨益地方，劳瘁不辞，身先士卒。前因患病，吁恳开缺。回籍调理。南边事起，复停医就事，一片爱国之心。遽尔溘逝，遗疏上达，龙心震悼，国损栋梁，民之不幸，着追赠太傅，谥号文襄，普建专祠，以司祭念，并赐祭一坛，隆重安葬，钦此。

痛此日骑鲸西去，七尺躯委残荒草，满腔血洒向空林，问谁来歌骚歌曲？听琵琶井畔，挂宝剑枝头，凭吊松楸魂魄，愤激千秋，纵教黄土埋予，应呼雄鬼；

喜今朝化鹤东归，一瓣香祝还本性，三生月现出全身，愿从此为樵为渔，访鹿友山中，订鸥盟海上，消磨锦绣心肠，逍遥半世，窃恐苍天厄我，又作劳人。

——左宗棠自挽

2016

序

这是一部小说，也是一部传记，左宗棠的绝大部分生平都写进去了。

传记小说是比较难写的，因为它受到真实性的极大限制。左宗棠是晚清时代的人物，距离今天不算太远，不可能像写明清以前时代的人物一样，只要有个大的史实框架，或者说一个粗线条的轮廓，便可以发挥作者的想象力，去发挥，去创造，去充实，去丰满，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各色人物来。至于真实性，相当一部分无从稽考了，说它真实也罢，不真实也罢，小说嘛，就这么回事。

那么，距离现在不算太远的晚清时代呢？那时的人与事档案资料比较齐全，各种反映晚清时代生活与历史的文学艺术作品赛似繁星，以口头文学形式流传在民间稗官野史中的故事更是多如牛毛，广大读者对这一时期的史实也比较熟悉，写真人真事的小说就不具有那种任意性了。想象力虽仍属必要，却未可展开其翅膀任意飞翔了。

为了写左宗棠，笔者六十年代即利用在左宗棠的家乡湘阴工作的有利条件，结合整理县志、普查文物，先从野史着手来研究这个人物。七十年代又尽可能多地查阅正史，取得对他的粗浅了解，开始写一些短篇（章回）小说，陆续在文学刊物上发表。笔

者还抓住了两个意外的机会，深入这一领域去探寻：六十年代初，冯雪峰同志为研究太平天国水师的史料，来湖南实地察访。省委给我的任务是陪同冯老从湘潭、长沙、益阳、湘阴、岳阳一路踏勘，这当中也没少谈左宗棠；七十年代末，王震同志来湖南，提出“湖南应当研究一下左宗棠这个人”，省委宣传部召开过一次座谈会，通知笔者参加。随后又组织了一个三人访谈小组，去湘阴采访，笔者也是其中的一个。这次访谈收获甚丰，许多第一手材料都是既不见诸正史，又未闻于野史。

八十年代末，笔者进入离退行列，摆脱了日常工作，有了较多的闲暇，左宗棠这个人物也在心目中逐渐具形，产生了命笔的念头。于是整理那一大堆资料，勾出故事脉络，着手写影视作品。心想这样一个近代史上难得的爱国主义人物竟长期被历史冷落，遭到不公正的诟骂，似有必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，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一份生动的教材。

影视作品写作完成了框架阶段的工作后，发现它必须有强大的财政实力作为后盾，这就把笔者难住了。后来有人建议先写出一部小说为好，于是，九十年代初便着手写起长篇小说来。

那么，左宗棠究竟应该论定为何种人物呢？

我发现，历史对任何一个人物的评价，到头来总是公平、公正的。在历史长河的某一个曲折处，各种评价发生矛盾，出现某些不公，是可能的。但历史就是历史。如果写史的人一开始就都能有一支齐太史笔，秉笔直书，史学上留下的争论或可减少到最大限度。可是历史长河从来就九曲回环，七弯八拐的，不受各种思想的干扰是相对的，而受到干扰则是绝对的。总是要今天写的史，明天又予以匡正；明天写的史，还会有后人来匡正。

晚清这一段时间的历史已经有不少人写过了。同样如此，对于这一段历史中的人物，也出现了各执一词、褒贬不一的现象。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，这是正常的，必然会有的一个过程。七十年代以前的近代史，将左宗棠混在李鸿章的那一类人物中横加批

判，各种罪名都往左宗棠身上加；在早期的花鼓戏《陶澍访江南》中，左宗棠还作为一个粉脸人物登场，百般加以丑化。

在左宗棠的一生中，有没有获罪于人民的地方呢？只要不是完人，总是有的。作为一个封疆大吏、朝廷股肱，他受命于上，对影响社会治安、动摇统治根基的某些激烈活动，绳之以“法”，严厉弹压，不论是他本人作出的决定，还是他的部属所为，凡有不妥者，责任他都无旁贷。但是，一个人的一生，是要全面、辩证地看才会合乎事实的。左宗棠从小读书，接受祖国意识，形成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，凡是爱国主义思想鲜明的人，比他长的，尊为老师；和他同一辈的，则视为契友。就是在这种刻骨铭心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支配下，左宗棠发奋图强，一心要振兴中华，视固国强邦为己任。在晚清的洋务活动中，他比李鸿章、张之洞等人都动手得早。他在洋务运动方面的理念也大致是正确的，用洋而不崇洋，更不惧洋。他在外国人面前，是一个站起来了的中国人的形象。当西北为大部分朝臣出于无知而受到忽视时，左宗棠对西北作了数十年锲而不舍的研究，如果不是他，西北的大片失地至今仍会划在中华版图之外，英俄强邻会按照“长城以内是中国”来划分这个世界。收复西北，左宗棠率领着大军，吃尽了一般人受不了的大苦大难直到抬起棺材作战，成为五千年中华历史上的第一人。在平定陕甘的这一段历史中，过去一直将左宗棠视为千古罪人，说他破坏了民族团结。其实，认真研究过这一段历史的人，都知道如果任民族纷乱无限制地发展下去，中国的大团结的今天也就早已没有可能了。既要平定，就必然有强力措施，在局部上，对少数个别人，采取制裁的方式，不可避免也无可指责。同时对于广大的多民族之间的团结，左宗棠是高度重视了的。他苦口婆心教导部将严格按民族政策办事，不以多杀为功，而以枉杀为戒。他注意组织少数民族恢复生产，重建家园，以期民族和解，全民团结，共同御外。许多少数民族的首领人物，左宗棠都予以起用，矛头只对准少数利用民族主义思

想，大搞阴谋活动的坏头头。这是有大量史实作为依据的。部将中有缺乏此一认识兵刃相见，杀得眼红的，左宗棠也应有一定的责任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
左宗棠老了，见到河北地区洪水为患，他又义不容辞，带领三军亲赴治水；

左宗棠更老了，体弱多病，几次三番请求开缺，告老还乡，可是东南又逢多事之秋，越南吃紧，台湾告急，福建沿海处于累卵之危，中法中日之间的战事一触即发。他奋勇请缨，在李鸿章怕死不敢去南方坐镇的情况下，他再一次挂帅南行，打得侵略者呼天号地，大振中华国威。

可是，朝廷无能，主战主和争执不下，每次都是在打了大胜仗的情况下，奉命“见好就收”，左宗棠抗住了老病的纠缠，却顶不住这一派软骨头的掣肘，气得他死去活来。他不知道后人竟会将他与李鸿章相提并论，否则，他就更加委屈得没法活了。他一辈子不就是与妥协投降的权臣作斗争么？为了国家，他几十年驰骋沙场，叔伯、妻儿相继过世，他连回去向墓前洒上一杯酒，鞠上三个躬都不可能，最后自己也是在福州任上与世长辞的。

近年来，史学界对左宗棠的研究，摆脱了某些偏见，纷纷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了。这是历史的公道，值得我们庆幸。鉴于更多的读者读史的兴趣远不如读小说，始有这部小说的问世。

作为小说，是否也有某些情节是想象中的呢？左宗棠的故事很多，档案资料也很丰富，太多的发挥没有必要。但毕竟真材实料往往出不来小说，有的要移动空间时间，有的要延伸假借情节。像左宗棠有两个夫人，小说就只写了其中的一个；左宗棠的家搬过几次，小说也没有必要跟着东搬西搬；马尾船政学堂的学生是分做几期入学的。为了集中，小说把严复、邓世昌、萨镇冰、林寿曾、詹天佑等人都处理成第一、二期的学生了；关于主战主和的若干次廷争，左宗棠挂帅在外，并没有次次在场，小说也尽量让他出场了；野史说他有过一个养女是哑巴，（这一点外

人多有不知)，并没有随侍在养父身边，小说需要这样一个与左宗棠的日常生活挂靠得更紧的人，便作了这样的安排……

所有这一切想象也许都无伤大雅。想必史学界的同志们也会认可的。

还有许多素材本来都是可以用的，由于太多太多，出于剪裁的需要，都剪裁掉了。这大概也是一个小说作者不得不割爱的吧。

笔者是一个热情有余而笔力不逮的人，如有哪些地方文字欠妥，立意不当，都希望大家多多指正，让更多的读者能从中多吸收一点爱国主义思想的营养，笔者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

李全安

论兵战，吾不如左宗棠；为国尽忠，亦以季高^①为冠。国幸有左宗棠也。

——曾国藩

左文襄公为人忠贞，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奔百里之命；

左文襄公为人刚强，敢作敢为，能排除当时一般骄兵悍将、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乃至国外强邻所给予他的种种困难；

左文襄公为人谨慎，临事不惧，好谋而成，每一出兵，须发为白，算无遗策，战无不胜；

左文襄公还是一个洁廉之人，一介不取，一尘不染，布衣蔬食，安于淡泊。在他的身上体现着中国向来所贵重的士大夫的素养。

——秦翰才

^① 季高，左宗棠字。

主要人物表

(依出场顺序)

彭老七：浏阳“征义堂”的成员，投奔太平天国，后参加黑旗军在越南活动，长时间内把左宗棠视为仇人冤家，后来逐渐对左宗棠有所认识；

左孝芳(袁秀英)：彭老七的女儿，小时受惊失音，后经多方药治重新恢复语言功能。由于左宗棠夫妇对其心存怜悯，收作养女，随侍左宗棠几十年，耳濡目染，觉出左宗棠一心为国，对她影响极为深刻；

左宗棠：四十岁以前无所作为，晚年却大有作为，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被人民讴歌街头赞美的爱国将领之一；

周贻端：左宗棠的结发妻子，贤淑的女性；

虞绍南：左宗棠的少数几个诤友之一，跟随左宗棠南征北战几十年，敢于对朋友负责，屡进忠言，使左最大限度地保持清醒；

骆秉章：三顾茅庐把左宗棠请出山的湖南巡抚；

官文：湖广总督，由于左宗棠秉公办案，弹劾了樊燮，触动了他的裙带网，成为左的对立面，害得左去职；

曾国藩：朝廷名臣，是左宗棠的重要提携人，由于过于稳重、保守，对外采取屈让求全的政策，深为左宗棠所不取；

李鸿章：朝廷名臣，是左宗棠的主要对立面，历次廷争二人都处在对抗的地位；

郭嵩焘：左的同乡，第一个出任驻外使节的人，是个既有向外看的眼光，又缺乏改革维新的政治勇气的人；

左宗棠

- 陶 澍：**朝廷名臣，江南才人，独具慧眼，识得左宗棠为绝世奇才，不仅与左成了忘年交，还结下了儿女亲；
- 林则徐：**晚清名流，以虎门焚烟震惊天下，对左宗棠寄予厚望，左受林的影响极大；
- 沈葆楨：**官至巡抚、总督的重要人物，林则徐的女婿，辅助左宗棠开办马尾船局及学堂，镇住了东南，保护了台湾，是左宗棠事业上的知交之一；
- 慈禧太后：**垂帘听政，赏识左的坚定，又苦于左在对外事务上惹起的纠纷；
- 奕 譞：**光绪皇帝的父亲，亲王，是左宗棠的有力支持者；
- 刘锦棠：**刘松山大将的侄儿，左宗棠西征的副帅，年轻有为，是左宗棠的左右手；
- 刘 典：**左恪靖军的重要将领之一，左的另一个诤友，为收复西北立下过汗马功劳；
- 胡雪岩：**左的财神爷，暴发户，个人私生活很不可取，但一心襄助左宗棠成就西北大业，为发展工业、开拓洋务写下过光辉的篇章；
- 张佩纶：**曾国荃的女婿，后来又成了李鸿章的女婿，左宗棠呕心沥血经营起来的南洋水师就断送在他手中；
- 董福祥：**陕北起义农民领袖之一，后为左宗棠降服、重用，功勋卓著；
- 姜志美：**左宗棠柳庄的长工师傅，是惟一一个作为佣人被请到两江总督府去作客的乡下人；
- 蔡十斤：**左宗棠的亲兵头目，随身侍卫。在几次战斗中从天军勇将彭老七等人手下救出左宗棠，深得小芳的感戴；
- 刘永福：**黑旗军首领，与左宗棠在抗法援越这一点上心同志合，被左称为义士；
- 李世贤：**太平天国待王，与左宗棠角逐沙场，胜负难分，后为其内部所刺杀；

目 录

第1章 躲兵喜得孝芳女 (1)

没想到小女孩又失去了“母爱”，哇地哭了起来。左宗棠一听到她哭，过意不去，又放下孝宽去逗她，问她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，哪个村的……小女孩哭着说出一串哑语，这可把这一家给吓坏了。

第2章 真假两个同名入 (18)

左家大爹也一把年纪了，看得出这种请法有如狐狸请鸡，只是说得好听而已。他还是愤愤然地说：“我左某一不贪赃，二不枉法，读书人开开馆，教教书，你们要抓的是另外一个左宗棠，去抓好了，我不是他，我——不——是——左——宗——棠！”

第3章 绝意仕途焚书稿 (33)

左宗棠没有必要跟他说什么道理，只是说：“烧，烧，留着没用。”孝宽似乎觉得这边出了事，边喊边去向妈妈投诉。

第4章 湘江夜晤林文忠 (59)

林大人粗略一看那文章内容，大吃一惊，说：“啊，你对西北如此了解，好，好，有见地。其为我患者，俄罗斯也，西北之重要朝廷一直没有认识，会吃亏的。我从好几个朋友处知道先生乃湘土奇人，这次有幸相见也算了却了晚年一愿呀。”

第5章 三顾茅庐骆巡抚 (70)

骆秉章一个手势,让手下人去请陶枕出来。旋即从旁边的会客室里跑出那“抗捐”的陶枕来。他三脚两步跑到左宗棠跟前说:“爹,你怎么来了?”

第6章 小试牛刀大祸临 (94)

左宗棠拿出虎威,逼到他跟前,掌了他一嘴,说:“你看清楚,这是湖南大印,让你活,就活,让你死,就死,有法,依法办案;有律,按律量刑,你算什么总兵,败类!”

第7章 绝处逢生免一死 (114)

问起左宗棠,是祸是福,是吉是凶,暂还没有底,郭嵩焘也不知根据什么,料着这是要对左宗棠严厉处治,有什么事要找他核实,心里早已忐忑起来,只是尽量使出老臣的那一手功夫,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,连连点头。

第8章 金盆岭上建楚军 (126)

操演场上,竖起了“兵营重地,闲人禁入”的牌子,几里路外就有人把守,老百姓也纷纷传言射的箭是真箭,打的枪是真枪,耍大刀的,舞长矛剑戟的也都往死里刺,压根儿不是闹着玩的。

第9章 冤家路窄江西道 (146)

左宗棠用手一抹顺着眉毛往下流的雨水,说:“看不见想得见,要不是这场劈头盖脑的大风雨,天军那个势不可当的强攻怕是早已得手了。我们怕是早已成了瓮中之鳖了。”